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38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錄
(第三十八冊)

六二六
六四九

萬曆野獲編

小引

余生長京師孩時即聞朝家事家定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
 誦說之此成童先人素養使從鄉邦先達剏一二雅集或與
 龍臥老農談抗前輩典刑及頃言利誘境下傳久而漸忘之
 矣因阮名場臺榭京國今年鼓篋將成均下勝令戚化鶴歸來
 之感即文武未冠亦幾作杜陵憂府想矣垂翅南還舟車多暇
 將及非遭困無成又無能著述以自見因稍徇擇故所記憶間
 及戲笑不忘之事如歐陽歸田錄例并錄置政廳中所得僅往
 日百之一耳其聞見偶新者亦附及焉若耶古燕魏則不敢存
 也夫小說家盛於唐而盛於宋洋其初則蕭梁談苑始有小說
 什世其字體疏差有取於世退耕之藪諒非朝市人所能參也
 以退耕而談朝市非借則茫然渠野則應古人已有之因以香
 香錄者北於野人之獻則美芹十論當時已近高閣非吾所共
 矣編中強半竟述近事故以萬曆冠之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自題於覓汲軒

續編小引

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德符章生克，舜之世雖困，處茲虞然，詠歌太平，無非聖朝佳話。間有稍閱時事者，其涇渭自明，藿食者但能祖德懷樂而已。至於風氣之轉移，俗尚之改華，又漸與往年稍不同。蓋自丙午丁未間，有萬曆野獲編共廿卷，棄置篋中，且綴筆已十餘年，而往矣。壯歲已去，記性日頹，諸所見聞，又有出往事外者，胸臆暫貯，遺忘未盡，恐久而并未盡者，失之遂不問。新舊輒隨意錄，寫亦復成帙，緒成前稿，名曰續編，仍冠以萬曆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然耳。割日聲，皆德符有生來所親得也。昔吾家存中身處北庭，淹該絕世，故筆談一書，傳誦至今。吾家石田雖高，進出存中上，終以布衣老死，其下故所著客座新聞，時有抵牾，德符少生京國，長游辟雍，較存中舊賦而所文士大夫及四方名流聚斂下者，或稍過石田固矣。為泚筆總之，書生話言，概誤不少，姑存之以待後人之斥正。或比於玄怪，瀟湘諸錄，差為不妄。今聖人在宥，當如紀年所稱萬教與天綱，極野之所尊，正不勝書也。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新秋題於教習閣

萬曆野獲編卷之一

列朝

告天即位

京師帝王廟

孝慈錄

訪求遺書

國初實錄

避諱

國朝缺典

建文君出亡

年號

賜外國詩

賜圖記

中無秋月詩

從龍誅賞迥異

廣寒殿

天順年號

復辟誅賞之濫

憲孝二廟盛德

貢鮮貢茶

奉先殿

帝王配享

御製文集

賜百官食

監修實錄

蠶文

陵寢之祭

龍潛舊邸

太廟功臣配享

擇樂工今婦

節假

先朝四殿

賜講官金錢

蟒衣

英宗即位日期

景泰初賜邊臣勅

君相異稟

召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編載錄

重修會典

進鹽

先朝藏書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再進爵號

帝后別號

白服之忌

禁殺怪事

伶官干政

弘治中年之政

御膳

御輅

武宗托名

人主別號

御賜故相詩

禁宰猪

填上馬房

列朝一

告天即位

高皇帝時登寶位先於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勸建時上御新
宮拜詞於天其略曰惟我中國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
入中國為天下主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于天下人民土地象
陳分至唯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職定群難息
民於田野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臣不敢辭是用明年
正月四日于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為民
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
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是時連陰入明年元旦即晴至日
光皎潔合祭天地上即位于南郊按是詞先告上帝以見不敢
遽登至尊且請烈風異景以示不可以天下為公未嘗獨斷
符命塗世耳目真合堯舜湯武為心中起千古而延萬世宜哉

奉先殿

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靈凡節候朔望薦新以及忌日俱
于大內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預列值至列聖追祔先朝帝后

行禮如儀又宗先殿則世宗初建以奉興獻帝效奉先為之其後進攝宗亦附于奉先殿而崇先廢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紀后其後以祖母孝肅周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於中此天子所以報誕育之恩若私祭慈至嘉靖二十九年而罷之又穆宗登極遷世宗元配孝潔陳后祔廟而徙孝烈方后于弘孝殿故景雲殿也又奉生母孝恪杜后於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祔享其後今上又遷三后主于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輟不舉今歲時及忌日祭告如初者唯奉先一殿耳內廷因目之為小太廟聞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謁奉先殿次及兩宮母后然後出御外殿蓋甲夜即起趨奉先殿如常朝御門之簡便云張太岳相公紀事云奉先殿為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廟太皇太后則又屬之革除末年文皇帝再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別有據

京師帝王廟

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廟於金陵七年始設塑像未幾遇火又建于雞鳴山之陽及文皇都燕未遑設帝王廟僅於郊壇附祭至嘉靖十年始為位於文華殿而祭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宮二徐真君改設歷代帝王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丘謂春卿謂徐知證知得罪名數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設寢廟宜擇善地上以為崇令工部相地

以阜城門內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于此置廟上從其言次年夏竣役上親臨祭今帝王廟是也近年修撰姚涑即議黜元世祖祀李任丘亦執奏以為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識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廖中允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費慈恩改辟雍行養老之禮臣以既有國學為至事臨幸之地似不必更置別所唯寺內歡喜併為故元醜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夸鬼淫象可便棄之不數年而此寺燬為鞠場矣即陶兩方士以提督靈濟等宮領天下道教入銜矣任丘先已測上意故存此宮智哉

帝王配享

太祖做古祀歷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側以趙普雖開國功臣然不忠於太祖損不得預詞義義正似預知他日蹇夏諸臣皆故主投義師者真聖人也若元世祖之備食則罷安重阿木二人而建木華黎與伯顏先太祖獨見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時恨口口入犯用漢武帝詛囚奴故事也

孝慈錄

世以父母憂制中舉子為諱士大夫尤不欲彰聞慮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錄序中已為嗣續大事曲賜矜貸矣穆宗在裕邸生長于是為憲懷太子時去母妃杜氏喪方替世宗不悅得少詹事尹奎引孝慈錄序為解上始釋然南朝宋文帝諒陰中生

于祇之至三年始下詔其來久矣

御製文集

帝王御集莫尊崇於趙宋每一朝則建一閣皮之如龍圖天章而下俱為收貯秘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諸官若此朝無集則闕之即徽宗播遷南渡尚能傳訪遺本以建敷文閣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雲漢之章令詞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後聖憲章遺意亦聖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聖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冊在布人間即下而詩餘小技如世傳武帝諸帝聖製莫不天縱多能即有散佚亦可多方蒐輯各成一集建閣脩官以待文學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倫之朝無缺典之恨耳按宋最重龍圖呼學士為老龍直學為大龍待制為小龍直閣為假龍今世唯禮部儀制一司亦有大儀中儀小儀之稱蓋昉于此然唐人又呼諫議大夫為大坡拾遺為小坡散騎常侍為大貂補闕為小貂又以吏部尚書為大天印中為小天亢奇

訪求遺書

國初克欽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收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盡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板有一書至十餘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

十九年也初貯左順門北廊至正統六年而移入文淵閣中則地遷禁嚴事同前代矣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雖置高閣飽蠹患帙帙尚如是也自弘治以後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至嘉靖中葉御史徐九臯上議欲查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封凡經籍不脩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購寫原本給還且加優賚又乞上御便殿有閣章奏處分政事賜見講讀諸臣辨析經旨時憂貴溪為禮卿議覆謂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脩開書目收采載貯所請召見侍從講官亦仰體皇上聖學脩顧問之意上曰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苟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為治有餘裕矣此心不存以平召見亦虛應也自命俱已之蓋上已一心玄教朝講漸稀乃欲不時賜見侍序已味聖意故求訪遺書一并竄龍惜哉按古求書者無過趙宋之放切所獻多者至賜進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漢尚立經籍所文設典文署以編集經史收貯板刻當此全盛之世文視為迂緩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敗者十二盜劫者十五楊文貞正統間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即使徐九臯之說得行亦祇供攘攫耳

賜百官食

太祖時百官朝退必賜食于廷蓋用法雖嚴而叔臣有禮且其

時每日賜對無間寒暑即恤勞亦宜然至末年賜亦漸疎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門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饌歷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統七年光祿卿奈亨始奏罷之唯元旦冬至兩大節筵宴禮部奏請舉行其他如立春則吃春餅正月元夕吃元宵圓子四月初八吃不落筵五月端午吃糉子九月重陽吃糕臘月八日吃臘麵俱光祿寺先期上聞凡朝奉官例得餐飲思亦太平宴餞景象也至若萬壽聖節如祀慶成則有大燕太后聖誕皇后令誕太子千秋俱賜壽麵又不在此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筵宴頓減每遇令節輒奉旨免辦雖稍省浮費而祖制漸湮舊四月八日為釋迦生日所賜亦起食名不落美者從釋氏名也世宗間傳改賜期于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麥麵蓋凡屬釋氏必盡廢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憲孝武歷朝法王國師居停者萬人皆仰給天庖嘉靖初盡革去驅衆僧於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毀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國初實錄

實錄不甚徑見唯唐順宗則韓昌黎所草故至今傳世然亦不甚詳至宋則脩甚矣神宗實錄初為黃魯直張文潛輩所修至紹聖而章蔡輩改之盡收原稿入內以藏其跡世間遂無舊本後賴梁師成送秘府傳世始行人間所謂朱墨本者是也至南

渡後以章蔡本為誣因命再脩則神宗實錄凡三開局纂本朝太祖實錄脩於建文中主景等為總裁後文皇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隆監脩而總裁則解縉蓋焚稿草其後永樂九年復以而未善更命姚廣孝監脩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也然前兩者所脩則不及見矣國初時事變革與宋神宗絕不啻然三更其東則古來唯兩朝為然李景隆等進錄表子偶從他書得之今錄附太祖實錄之後初修再修時楊文貞俱為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顏

監修實錄

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勳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為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為太常少卿廖升侍講學士高翼志纂修官為國子博士王仲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理甯副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即甸長官司吏目程本卒而監修者則未之聞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脩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案論死籍沒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為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瑄雖文武各一人皆勳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瑄等心術不正編修不指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其纂脩則屬之胡廣等又命

楊士奇金幼仔佐之而總裁則屬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此國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則武臣一介文臣二人矣而總裁則楊士奇等本年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為監修蓋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其總裁仍屬輔臣楊士奇等自此累朝以來遂為定制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為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書或各受上賞然寔錄已屬借擬即欲加隆于列聖之上徒為識者所哂無足為輕重也

避諱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玄宗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煥名九字避之科場韻脚用九字者皆點落高宗諱構則併勾字諱之至改句龍氏為族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諡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蓋當時已改尊稱為興宗康皇帝猶為有說而建文年誦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與炆字無少異又何也豈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

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初：擬武修文何以不議及此至後章誡疏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疊文

自秦璽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為文後世祖之然其八字甚少本朝諸寶皆四字若敬宗廟則以皇帝尊親之寶賜親藩則用皇帝親之寶賜守令則用敬天勤民之寶求經籍則用表章經史之寶又有丹符出驗四方另為一璽以上俱六字為異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寶則大異矣先是建文皇帝為太孫時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甫即位有使者還曰西方得青玉璽小方諭二尺質理溫栗二年宿齋宮又夢若有所睹驚寤遂命匠琢此玉為六璽至是功成賜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遠邇古官畢賀大慶文武四令于奉天門璽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若來印璽未有此紫稱唯宋徽宗政和八年於所用八寶之外又作一璽其文曰範圍天地萬物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寶與此正昭令靖康之禍諸寶俱為金所取唯此獨留高宗携以渡江抑為十一寶之第十蓋以蔡京所書故識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寶亦為文皇所行不用矣而兩重器俱為不祥物也但宣和間京甫用事宜有此夸誕之舉幸除時方黃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國如累卵乃亦紛飾虛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

章無大至徑凡者似此策物未知建文朝施用于何所且宋定命寶鼎最太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內人張超得玉印于壞樓故傳圖其文曰當祭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其玉光潤其刻精巧時以為神明所授詔天下大誦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見然元魏所得祇方三寸形模最小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園廟缺典

懿文太子寢園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建南太常寺屬道官為奉祀者行禮乃京中莊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則遣都督親臣往祀向來人心頗不悅而無敢言及者至萬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謝杰始抗章議其非禮上下部詳議始改遣南京五府僉書官行禮似于祀典稍加隆重而禮之未倫者尚多可商按弘治中台州人繆泰走京師上書言六事其一請封建庶人之後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謂為討死囚之兵馬司以其疏上上亦罪也列聖相承善體文皇意中之無奈臣下溺于習聞無能將順惜哉

陵寢之祭

列聖陵寢俱在京師天壽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寢園耳太祖一歲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園則九大祭不知

何故意者建文追謚興宗時加隆瀾廟有此得禮其後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視為尋常故事亦無一語及之按懿文園在孝陵之東至今稱馬東陵想當日追崇尊賜必追上陵名既經革除遂不可改而人之稱陵如故則建文之澤猶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歸其說不一陸文裕謂從雲南到闕有故臣太監吳誠藏之遂留之內廷以青絲堂金山鄭瑞簡之說亦如之獨薛方山憲章錄云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揚應龍升州為府以土知州岑瑛為知府異僧即建文也亦以吳誠為證初不言其偽是錄則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語人曰我建文帝也張三師言我四十年壽今數滿宜返國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鞠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遊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緝錦衣獄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凡三說俱不同余州獨以寢錄為真而薛所紀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聞某年升州為府則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屬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間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府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襲至正統四年瑛以殺賊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府事見正統四年十瑛欲併有田州與知府岑紹交驛提兵官柳溥議升思恩為府蓋以諸峒詔之亦改稱軍民府瑛累升奉天既都

指揮傳至孫濤文與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遂之濤後賊其妻入官為婢即故相焦泌陽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於今然則思恩本以州政府甚明薛仲常謂為廢僧而改回籍余州以無改府事則又誤之矣夫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來歸也為真為偽亦未可臆斷但建文帝以洪武丁巳年幸至正統初不過六旬而揚行祥自稱九十餘則假托文見不待鞠已明矣史官撰寔錄自宜用傳不疑縛成遂故事以正國體即真如陸文裕鄭端簡所言亦不過令終其天年英宗聖主薛文清李文達輩賢相處分似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廢而少帝猶然若教之鬼是在聖子神孫用故主事揚循言及近年處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說積其熱膏若子產所謂有以婦之斯可矣至唐隱太子巢刺王立後故事未敢輕議也近年陳南寬議開局修史官因請便建文紀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紀之末而不沒其年冊會修史中輟不果行。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丰為名寔旋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為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為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府蘇嘉二府偏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廣和篇什倚伴山水無一訖

察者况明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通行天下九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云窮鄉下邑無不畢至胡為常州令去此地僅三舍其佳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偽撰之人不曉本朝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理謀自呈敗缺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間為所惑即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偽而哀其乞憐為之序論真可駭恨蓋此段大謬又從老僧揚行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傳於世悞後學不心又傳信錄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建文之後此語尤可恨蓋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異庸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於此申戊午今上御日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攷但相傳正統間於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御史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士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龍潛舊邸

宋時人主龍潛時封國登極後例升為府如吾秀州之升嘉興府亦其一也文皇帝從燕起已收北平布政司為北京廟皇帝從興邸入繼已陞安陸州為承天府最合古義唯憲宗以洪王

再正儲宮穆宗以裕王掌登宸極地一在山東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為府以表兩朝潛藩故地天下有視之若康而於國體有間者此類是也今宇內大州在中原無如徐州當四戰之地須改為府他則如山西之蒲澤三州地險而固其屬邑俱不奉約束宜亦改為府治從本有汾潞二州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為利州路列四蜀之一以鎮坤闔間最為雄盛直所領十縣俱上壤善地尤宜急升為府以資捍禦今建議者非抵掌衡霍即抗顏棄孔於此等事俱置不問一旦有急始議更張晚矣又四川眉邛嘉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統大縣而無府治此在唐中葉別是一鎮為節度使今亦併宜為一

大府而以諸州屬之其中嘉定州最為上腴且統六縣即設兩府治亦可

年統

古來紀年多有犯重複者即本朝亦有之如永樂天順正德皆是也文皇靖難諸降附解揚諸公扶服乞哀聖意獨斷料無赦替英宗復辟石亨輩俱武人第取美名以彰天眷豈能諱哉若孝宗上賓曾無暴虐何不詳審乃爾唯今上所紀最新而確即今御曆久矣如川方至素已應之蓋時高張二相學問自勝前人豈若先帝紀年雖前代所無然與時已有隆慶縣改名慶源宣府又有隆慶衛改名延慶義府隆慶郡王載堦改封鄖城不免多一書

紛更而憲宗第六女下嫁駙馬游奉者亦號隆慶公主則不及追改矣又命四川劍州曾以宋孝宗潛邸升為隆慶府金章宗徒單后宮亦名隆慶皆灼然耳目豈一時未遑審訂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拜維前所無但梁武起兵用資宣德太后命令隋官有宣德郎四十人五代後氏曾歸湖州為宣德軍宋正朝為宣德門宋元豐官制有宣德郎本朝洪武間有宣德侯金朝興元有宣德府即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改世宗入繼初擬紹治為號而上不用此未必薄弘治為不足紹而繼統不繼嗣之意已蓄于隱微特補臣不及覓其端耳況嘉靖二字主守仁已示于所勒文矣議應之說良不可誣又嘉字古以紀年者不少唯宗理宗之嘉泰當時離合之為有力者喜世宗甫即位張桂輩以朝議驟得柄政盡逐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廟功臣配享

古來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唯中山王徐達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如清河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陪祀太宗此後列聖祔廟俱無臣子侑食于旁此聖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無及之者唯夏文愍言為礼卿時曾建論謂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確請如宋世旁以文臣而世宗不從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為請也世宗訂定祀典進劉基于太祖之側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堯見

亦海內公論唯溫入武定侯郭英則以不孫倭倖得之戶部左侍郎唐曾力爭以為不可而上不從惟此未愜人心耳愚謂二祖陪祀大臣宜筵宜退事關宗廟非今日所敢擅議惟自仁宗以至穆宗凡八廟矣豈少疏附後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曠典至今不舉真不得其解竊竊攷宋十三帝唯欽宗無配享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潘美石熙載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旦呂公著曾肇英宗則韓琦曹公亮神宗則富弼後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後又斥安石仍用獨哲宗則蔡確其後斥確收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上以唯彬美繼隆璋武臣餘皆文臣也南渡高宗用趙鼎呂頤浩二文臣韓世忠張浚二武臣蓋以再造與開國同也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俱純為文臣矣然則夏貴溪之議固未可非也嘗竊臆之仁宗朝如黃淮蹇義等宣宗朝如金幼孜楊士奇等英宗朝如楊溥李賢等景帝雖不入廟其時亦有于謙王直諸人憲宗朝如商輅彭時等孝宗朝如劉健劉大夏等武宗朝如李東陽楊廷和等世宗朝如張手敬徐階等穆宗朝如高拱楊博等皆其選也草野之見不知可備采擇否唐曾之駭郭英也謂太祖手定配享功臣之後又十六年郭英始以偏裨從大將傅友德平雲南始封武定則英之承係乃雲南之功而非開國之功也其他說更辨而世宗終不聽

賜外國詩

永樂三年滿剌加國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為一國之誓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上御製碑文賜以銘詩曰西山鉅海中國通輪天灌地德我同洗日浴月光景融而惟露日吐木濃金花寶細生青紅有國于茲樂雍容王好善義思朝富領北內即依華風出入專從張蓋重儀文楊襲禮虔奉天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翕庵從皇考陟降在彼宮後天監視久益隆爾躬子孫萬福崇四年又以日本國王源道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許繡衣六十侍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運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簫食有昌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誅異獨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聖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固不棄遐源道義能地功遠出徽寇敗獫狁鼠竊蠅嘬潛其蹤爾奉朕命搜捕窮如雷如電飛象衛絕港誅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渡繼什伍禽奸尚荷校原肘衛以從獻俘來庭口喁形庭左右珍精忠領咨太史時敷庸有國鎮山宜錫封唯爾善與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聳萬世熙耀扶桑紅六年嗣淳泥國王題旺還國賜金篋土幣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食褥帳幔器四及王

母王叔以下有奉先遐旺父言蒙恩賜爵國之境土皆備厥方而國有後小封為一國堪至是其子又請上命封長年鎮國之小御製碑文其銘詩曰矣海之墟淳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辟悽：賢丰唯化之慕道以象并、適來奔赴同婦于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請君指天道其禮樂一視同仁匪厚偏薄頌茲鮮德弗稱所云浪舶風播寔勞懇勤稽古遠民順來慈逆以躬或難矧曰家室王心夏誠金石其堅西南省長時與王賢直：高小以鎮王國錄文于石慈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恢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淳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遇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於三公府未幾卒于會同館上致祭以禮塋安德門外賜諡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九年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妃陪臣如淳泥國王賜與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賜碑以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為國升王封其國中之山為鎮國小親製碑文內系以銘曰哉使高中作鎮海邦吐烟出雲而下國洪龐時其兩賜肅其煩燭作彼豐穰祛彼妖氣庇於斯匪靡灾靡瘡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新矣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為終始蓋封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肅製詩文以均耀

今商且詞音萬符斷非視州解揚諸公所能辦因思文皇兵力僅伸於漠北而屈於遼水一海令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南古所未賓之國最顯宏文昭回雲漢其盛德萬禩所未有也

釋樂工夸婦

宣德十年英宗即依諭禮部曰教坊樂工教多其擇堪用者置留餘悉發為民凡釋教坊樂工三千八百餘人又朝鮮國婦女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憫其有卿士父母之思命中官送回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令國王遣還家勿令失所以宣宗勵精為治而不免聲色之奉如此英宗初政仁浹華胥矣是時各寺法王國師喇嘛等六百九十餘名亦咸教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又教添財庫夫役二千六百四十餘人又省猪羊雞鶩二萬七千餘于鵞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減厨役六千四百餘名至牲口料糧亦減粟四萬石蓋宣德正值全盛之極然去開創未遠尚冗濫冒破至此況成政以後乎

賜圖記

人主賜臣下印記始於文皇帝賜井泉張泌諸臣至仁宗朝蹇夏三楊金黃諸公皆得之繼而宣宗賜蹇夏三楊以及胡濙吳中此後則景帝賜胡濙王文孔弘緒若憲廟之賜李孜等後幸耳至世廟賜楊丹徒張永嘉桂安仁李任丘賁鉛山夏承溪

碩崑山翟諸城方南海嚴分宜諸公乃至郭勛仇鸞之屬亦俱得之後方西樵辭相位歸南海其年僅五十於議禮諸公去位最早臨行繳上：所賜銀記所謂忠誠直諫者劉執達見之云先朝三楊相公俱帶而不繳因口誦三公疏方從之遂携之歸執且囑曰林下有所見可即用印記工聞方歎曰使桂見山聞此語亦不撤上蓋當時揆地諸公無有不撤還者僅西樵留之家耳今上唯賜張江陵一銀記曰帝賢忠良其事在戊寅張歸楚之年其在途在家俱得用以入奏然還朝以後不聞奏繳後遺籍沒亦不聞此記仍還內帑想張氏諸嗣君至今猶寶藏也按井泉張泌俱官止光祿卿泉又尉役出身二人俱被免

死招尤奇

節假

永樂間文皇帝賜燈節假十日蓋以上元遊樂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優于元旦至今循以為例唯遇外吏考察之年則吏部都察院及吏科當事者不得休暇蓋外僚過堂正值放燈之時不可妨公務耳近年建白遂有為燈事嬉嬉為臣子墮職業士民溺聲酒佚本議禁絕之其不知體制吾矣又京師百寮出外夜還必傳呼紅鋪以燈傳導此起于弘治間孝宗一日夜坐吾寒問左右此時百官亦有宴集而歸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問曰如此宴列且昏黑倘燕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為事奈何左右

曰亦有之上因傳旨此後遇京官夜還無問崇卑令鋪軍執燈傳導孝宗之曲體臣下如此近日言官上奏欲裁省宴會至於僚案親屬并禁其酒食過從至此不近人情乃吳元濟所以防淮蔡三州民者曾是全盛之世所宜見也又乙酉丙戌間沈鼎德為大宗伯立議禁奢崇儉其議甚平其說甚詳奉旨頒示天下主欲并禁娼優則以議者不同而止無諭兩京教坊為祖宗所設即藩邸分封亦必設一樂院以供脩食享廟之用安得盡廢之至于中宮王妃合卺及內庭慶賀俱用樂婦供事一章則此諸慶典將奈何又如今朝貢賜宴大廷元會及諸大禮俱伶官俳優承應豈可盡廢此俱不必言即四方優人集都下者亦

為熟責籍紳自公之暇借以宴衛即遇大比之歲宴大小座師

新廷郎君亦情禮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隆慶間山東高

瑞廟長由某曹建此議穆宗允行而終不能革沈則以衆咻而

限兩公俱清正名臣而建明及此似未可知體

中秋無月詩

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為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示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折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主大喜復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孫手段也按此雖佳不如金海陵場王在汴京作鵲橋仙詞云停盃不舉停歌不

發等候銀蟾出海是誰遮定水晶宮作許大通天障礙虬龍然
斷星眸睜裂猶恨劍鋒不快一揮：斬彩雲根要看嫦娥體態
似更雄快可喜文先大父曾云弘治癸丑庶吉士薛格閣試
中秋不見月詩考第一中一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鳥鵲無聲
倦倚樓當時爭傳誦之惜其全首不稱耳。解所建歌行遠不及
詞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賞之

先朝四駿

今上丙子出內府舊藏文皇靖難時所乘四駿圖命輔臣張居
正等恭題其一曰龍駒鄭邨壩大戰習隆着一箭都指揮丑
拔箭其二曰赤兔白溝河大戰習隆着一箭都指揮亞夫帖木
拔箭三曰驍騎小河大戰習隆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
火赤拔箭四曰黃馬靈壁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指揮羅兒拔
箭以上拔箭四人俱夸名文皇所收口中統卒用以衝鋒者宜非
盛庸平安筆所敵况李景隆乎鄭邨壩距北平止五十里自是
馬首日南至靈壁而漸逼京畿矣時閣臣所上詩章俱不
足發揮神功聖烈亦才限之也古來以干戈手定宇內堪匹我
文皇者唯唐太宗一人當時亦有六馬其一曰拳毛騶黃馬黑
嘴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草
王世充竇建德時所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其三曰白蹄烏純
黑色西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其四曰特勒蘇黃白色家徽黑

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峴路紫：燕昭平東都時所乘前中
一箭其六曰青驄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時後
仲容為贊歐陽詢書之贊文亦不甚稱而書法則佳甚矣二太
宗俱從百戰之餘享有太平唐宗用兵七年然在細之日居多
我太宗雖僅四年然無日不在師中瀕危而後濟者數處以故
入金川門之後慟哭於孝陵始登大倭其報若可知矣此四駿
六馬者載負真龍出入于戰圖形翰墨與登麟閣凌烟何異然
昭陵要駕後珠石為六馬列置柝城如生前天廐之狀後來天
寶兵亂遺體沾澤杜甫所云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蓋紀實
也靖難四駿非神孫表彰幾泯無傳蓋祖宗締構興倒戈壹集
者大不同後世勿徒賞其神駿權奇可也按成化間劉文安定
之所咏文皇戰馬本有八駿自鄭邨壩白河溝之後又有馬曰
烏兔東昌府大戰中箭都督童信拔箭曰飛兔夾河大戰中箭
都指揮羅兒拔箭曰飛黃樂城縣大戰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
拔箭曰銀褐宿州大戰中箭都督亦賴冷發拔箭此後遂戰於
靈壁縣矣蓋文皇靖難每戰必身先士卒御馬皆傷當時既有
此圖不知今上何以僅出其半內府所珍斷無遺失之理或中
有別故亦未可知如唐太宗六馬而杜預僅舉一拳毛騶即其
例也

從龍誅賞要